



人生絮语

在希望的田野上

文/韩可胜

芒种,意味着农业生产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

“芒”的意思并不复杂,字典上的解释是:“某些禾本科植物种子壳上的细刺”。但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字,如果只会抠字眼,“芒种”就是一笔糊涂账。

儒家经典《周礼》说:“泽草所生,种之芒种。”东汉儒学大师郑玄解释,“泽草之所生,其地可种芒种。芒种,稻麦也。”显然,“芒种”是名词,稻麦的意思。如果引申为动词,就是种稻种麦的意思。

很多人就不理解了,麦有芒,但芒种的时候不是种麦子而是割麦子。水稻倒是这时候种,但稻子的芒很短,或者说几乎没有芒,只有“针尖对麦芒”,有谁听说过“针尖对稻芒”?所以很多人有疑虑:“芒种”这个名字是不是取错了?

其实,“芒种”作为一个节气名称,“芒”是广义的,涵盖了稻和麦;“种”也是广义的,涵盖了收和栽。“芒种”意味着稻和麦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古人取名字是极其慎重的,尤其是给永恒的时间取名字,“芒种”的取名,体现了古人的大局观、整体观。

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人就解释为“忙种”,这就有些扯,“忙”“芒”同音,但是两个字,没有见过它们在其他场合通用过。不过,“忙”确实是这个季节的特征。忙什么呢?忙着割麦子,忙着栽水稻,都是事关饭碗的大事。

先说割麦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做陕西周至县尉时写下《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男女老少都出来割麦子、拾麦穗了。

白居易面对百姓生活的艰辛,对自己不事农业生产但仍能丰衣足食感到愧疚——比起李杜,白居易

的一生是幸福的,“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的他,始终体谅着底层的老百姓。

艺术家有没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伟大和平凡的分水岭。

然后是插秧。不同的地方插秧有早有晚,同一个地方插秧也有早有晚。但差不多都在晚春到芒种之间。

“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南宋诗人虞似良写的是春天插秧,因为题目叫《横溪堂春晓》。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南宋诗人翁卷写的是农历四月插秧,因为题目就叫《乡村四月》。

而同是南宋诗人,陆游《时雨》则明明白白写的是芒种插秧:“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割麦子辛苦,插秧更辛苦。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插秧是最苦最累的体力活之一。长时间站在水田里,弯着腰,一手拿着秧苗,一手将其分成一小撮,一撮一撮插进田里,竖成列,横成行。不一会儿,腰就累得受不了。

更何况,还有背上的骄阳,水里的蚂蟥——这家伙叮在腿上,拼命地吸血,即便扯下来,也像在腿上打了一个洞一样,半天血流不止。

然而,写插秧的诗歌,都有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都写得十分有诗情画意。并不是诗人不知稼穑之艰辛,是因为这个季节很累,很辛苦,却也很美,很幸福,田野上每一棵秧苗,都是美好的希望。所以,再苦再累也不抱怨!

事实上,在我老家安徽皖西南山区,插秧是一年之中最开心的事情,那种发自肺腑的开心,不亚于秋收。秋天收获的是喜悦,春夏播种的是希望。

非常记忆

回家收麦

文/无名

芒种时节,回家收麦。

正值六月,空气里浓稠的热浪裹着身体使人无法动弹,炎炎烈日下收割机“突突”声不绝于耳,站在扶风塬上,关中平原一番忙碌气息,金色的麦浪激情澎湃,随风而荡。

关中环线上,各种农机穿梭在各麦田里,粮站里传输机器正把四面八方来的金色颗粒打包回仓。

偌大的场院,一只大黄狗慵懒得趴在杏树下,耷拉着耳朵眯着眼睡得正鼾。枝头的大黄杏散发着酸酸甜甜的芳香,使得我喉咙里舌尖上眼巴巴地渗着口水。地面上灼热的气息弥漫开来,阳光透过核桃树叶,斑斑驳驳的星点落下;一辆木制的摇扇风车断了一条腿,碗大的一个窟窿显得刺眼,斜歪在不知年代的大磨石盘上;两个藤条编制的簸箕,破旧不堪,暗青色的霉菌在正午阳光下泛着青气!靠路旁的残垣土墙上富有年代感的梿英,要不是那一块黑色的自行车轮胎裹着竹条,早散架了;枯灰色的桑木制做的叉子担在土墙洞里,上面挂着几株蒜片子!在村口老皂角树下的破窑洞口蹲着一辆小独轮板车,那个哈怂把手扶板给拆了,只剩下个轮子孤零零的貌似在诉说着芒种夏收季节的最后的故事……

早日的清晨清凉宜人,微风拂面,使人短暂的忘却这是夏季。带着小宝来到田垄小路上,小家伙撇开了欢,恣意奔跑。田里金色的麦浪迎着朝阳,小宝却是充满好奇探索欲。摘下一朵麦穗,金灿灿的,麦芒伸出头,

好似和小宝稚嫩的小手亲密握手,小家伙不知未知的恐惧,把麦穗在手里揉搓,麦粒饱满结实,然后兴奋地跑到我身边双手捧在我面前,大眼睛眨

巴着,好像给我说:爸爸,多神奇!

是哦,很神奇的!看着他,我却不能给他解释太多,因为他才一岁半,除了懵懂无知与好奇,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他邂逅六月季的第一遭而已!

十几年过去了,就如当初六七岁时的我,记忆的日子是夏天那种感觉:在磨盘上看大人挥舞梿英;扬场时满天飞舞的麦糠;梧桐树下堆起几米高的麦垛,和小伙伴在麦垛里打咚捉迷藏;挎着竹篮去田间拾麦穗,挖几颗土豆埋在麦糠堆里烧着吃;用麦秸秆做口哨吹;大中午三五伙伴去溪边水潭里扎猛子,游泳,俗称“打江水”;赶上端午节,守着大人看他们包粽子:清香的苇叶,胡叶,蔑草,粳米,红枣,红豆,葡萄干,然后缠绕、包裹,有条形,三角形,放在竹笼里在大锅上蒸,雾气腾腾,香味扑鼻,混合着艾草的特有香味,满是童年时最真的回忆。

远处田垄里收割机“突突”的声音打破清晨的宁静,早起的燕子也在衔草结泥。小宝“爸爸”的叫着,稚嫩的语气惹人怜爱。我拿起手机给他拍了一段视频,配上《童年》,突然觉得很应景,虽然没有池塘,却有这眼前金色的麦浪和忘却了温度的夏日清晨!

远去的已经远去。就如远去的夏日的故事,那扬场吆喝声,那梿英下清脆的啵啵麦浪,独轮车上沉甸甸的麦捆……

现在的,将来的正天翻地覆,目不暇接:收割机,脱粒机,三轮车,现代化粮仓,现代农业大棚。

时代变了,远去的不止是农村慢慢消失的历史记忆,也有人文情怀。我在想我家小宝的那一代人将来会在某个夏日里是否能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